



豊川全集

卷三之卷五
語録上下
侍側紀聞



14
896
2



896
2



豐川全集卷之三

存省錄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

同學諸子叅閱

語錄

天覆地載人以眇然之身作配三才須是成得箇人
方不愧爲人然必以天地之心爲心方成得箇人
若但視息天壤不思爲天地立心其存亡有無於
世道生民毫無損益所謂衣冠而草木也甚或縱
欲敗度則分明人羣中異類矣人禽生死之關決

之一念可無自省

書壁自警語

西銘前明人道之本量後明做人之實事這是張子實見得人道原是如此做人雖欲不如此而不可得這是此老一片婆心吃緊爲人處真與孟子性善養氣諸論同功若讀前半篇而存一我未必如是心是爲自棄讀後半篇而存一可以不必如是心是爲自賊

張子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往聖繼絕學來世開太平四語表裏西銘說來人道始圓滿無欠每一展讀平日自暴自棄之心立奮若有人督余者

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爲人須無愧此心然後生非虛生

人者天地之心莫小看此身
人性之善本與堯舜同故孟子謂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存一自斂之念必生自賊之根故做人莫要於自己信得本性原無聖凡

周子謂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者是就造詣淺深分次第耳其實士卽希天士不希天所希卽妄希賢之心亦名心勝心耳蓋人心本來與天同體初無聖凡故吾儒學問雖有等級要之是希盡本來同

天心體完得人心本來同天分量不愧人道耳士
賢聖分得工夫造詣生熟安勉却非聖人希天的
是一種精深微奧之理而士希賢的又是一種淺
近顯易之理也至於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過
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數語亦周子
循循誘人之言使人知伊顏不可不志學耳非謂
不能上二等姑從事下一等亦可粗結人生小局
也蓋人性既與天同體必與天合德之聖人乃爲
能踐其形顏子伊尹雖大賢亦尚言不得做盡人
量何況更不及也且此學此志既是爲要做吾人

分內事吾心天體本來有理無欲自合用克已復
禮之功吾心天體本來萬物一體自合任先知先
覺之責縱克復到聖人人盡天還之地覺民到無
一夫不被其澤時亦只還得本來分量更論甚名
不名爲名而學早已去道萬里豈周子立言之意
耶自修者不可借口徇名苟安徇名苟安者不可
借口自寬自解答人

孔孟而後王文中真有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往聖
繼絕學萬世開太平之志中說一書雖不無門人
語病要之我輩一副做人好樣子也余每讀其書

想像其人輒與天際真人之思其未底於化乃彼
蒼催折之速要其規模志量之弘遠自屬周程前
小後儒責備太過殊失情理之平若其餘譏彈之
說則矮人觀場曾何定論答人

若說學聖便不是爲人自合如此盡人道

此心不可大此志不可小心大則粗粗則不能盡性
至命志小則懦懦則不能希聖希天小心翼翼文
王其我師乎有爲若是顏氏不吾欺也

帝王若非堯舜則千古君極不立師儒若非孔子則
千古儒極不立君如堯舜儒至孔子天地人乃可

並稱匪是愧三才之義矣

以氣魄湊泊者志氣衰索時終須墮落做人須講明
人之所以不可須臾離道與道之所以須臾本不
離人的真脉絡然後知得一刻怠荒而不可自然
仁爲已任死而後已

孔子祖述堯舜而孟子揭出性善自此學者知箇箇
人心有堯舜卽人人可爲堯舜辨方而得指南坦
坦可適昔人謂孔子之道得孟子而大明其實堯
舜之道得孟子而益明且自有孟子之言不特大
禹傳子湯武弑君之心事表白卽禹湯文武周公

之心法昭揭是孔子而後能深明二帝三王之道
統者斷以孟子爲指歸則居今而欲由孔子以上
溯二帝三王之心傳者舍孟子其奚師乃世之論
者往往謂孟子較孔子有英氣露圭角殊不如孔
子之渾含嗟乎論世然後知人孟子之時何時乎
孫吳變詐儀秦縱橫楊墨子莫之說爲我兼愛執
一害百堯舜禹湯文武大中至正之脉沉焚無餘
孟子一身荷千聖之統四顧徬徨直以口舌砥柱
中流更安忍避嫌顧忌奄然媚世譬如大仁人君
子處千尺高臺下視鄰里族姓沉焚水火自不忍

不大聲疾呼狂奔往救將不顧其毛髮之焦而衣
履之濡也且孔子惡鄉愿至以爲德之賊春秋之
法以匹夫而明天王褒貶之義大書特書是非予
奪一毫不肯假借何嘗於世苟合如世俗所謂藏
垢納汙一字不言人是非乎世有聖賢正天下後
世所賴以辨明學術真是真非之界爲千萬世眼
目若但作好好先生無非無刺是自私自利之徒
於世何賴耶

答人

天地之性人爲貴如何可辜負天心
每思維皇降衷之意便覺從前因循苟且之罪擢髮

難數

人配天地爲三才須堂堂的還他一箇萬物獨靈之身

堯舜事業孔孟學術只分內事一長一藝輒自矜炫

真井底之蛙

實見得人心卽天心自不敢妄動妄想故學問致知爲要領

真百真一僞百僞桓文事業楊韓文章皆從末稍做起故雖是皆非

大丈夫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

道若徒以彫蟲小技了結一生精神這是舍道塗而自行狹徑君子所性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若或患得患失憧憧於利害得喪之私不知止足這是舍安流而自涉風波

一念不謹妖星厲鬼爲人事功文章可以不有此心不可以不正

這事是頂天立地事識量淺懦人如何解做如何可做這事是本分平常事好奇喜異人如何肯做如何能做

人品高下在心術行誼之正不正聞見知識非所論

知性之謂知盡性不懈之謂勇此是自己性分中一段真精神真命脉良平實有輩知識氣魄用事雖世俗之所共艷謂之真知真勇則不可答人等待便不是一刻不仁便同草木仁是天地人物生生之機人而不仁命脉已斬必無枝葉長茂之理

君子仁以爲基禮以爲防要知仁非外鑠禮根至性經緯天地而綱紀萬事者其禮乎天地間一日無禮一事無禮便世界不成世界人事不成人事老氏以禮爲忠信之薄乃欲掃歸太古不知風氣已開

禮制如何可廢况禮者吾性天然條理禮而可廢無論無以綱紀萬事卽此心此身莽莽蕩蕩無有限制亦且作何收攝益由彼以末流虛文論禮未見禮之大本大全宜其妄肆譏評也

答人

禮所以別禽獸而經緯宇宙萬事之樞紐談道而薄禮縱虛極靜篤頑然木石而已且不知要這道中何用

二氏皆以自私自利之心學道故只管出離生死一路旣云本無生死而又求出離豈非空中着楔每看到孟子遊齊梁息邪說距詖行欲正人心處便

爲長嘆此老是甚麼心腸而當時親聽者乃以爲
好辯卽後世一人大儒推知言論世者亦以爲露
圭角露英氣可嘆也夫

孟子而後王文中周程張朱張陸眞許薛王顧高諸
先生雖其見解有大小偏全之不同然要其立心
積意俱凜凜乎有綱維世教之思這纔是大人之
學其他名儒有聞於世者不無差入鄉愿一路非
刺雖免心量未弘有虧大道爲公之義
得對失而言耳以道爲可得如得財得物之類永不
遺失豈惟有夢中獲金妄生欣喜之病亦且阻日

新又新之功惟聖罔念作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

少懈答人

昔人謂得來全不用工夫者這是禪家說此道本來
現成見得時不容人安排做作耳若就吾儒學道
說得來豈有不用工夫之理只可言得來正好用
工夫耳蓋工夫卽道無工夫則亦更無道矣但見
道後工夫較前雖愈細愈微却愈易愈簡愈現成
省力耳錯認機緘必至以一知半解猖狂自恣

答人

論甚得不得活一日操存一日
得道者得無所得亦不自見爲得文王緝廡敬止之

功全從一片望道未見之心來

若說待來日做便是不畏天命上帝臨汝一刻豈可漫過

此道不論敏鈍求則得之不論閒忙正在有事處煅煉不論貧富貴賤貧賤憂戚正砥德礪操之地不論老少朝聞道夕死為可

論人先論其人之立心立身然後論其學問之見解則人品之高下造詣之淺深可定

識得敬字真本體在是工夫即在是即勉即安以為持敬失於把捉非倡狂者借口之說即見淺者學

解之論

敬靜一功在提宗立教則敬字要是顛撲不破但須

指點得真切耳否則助長之病其害更甚於忘貫

白沙以自然為學宗信是此老獨得之方有益助長

之病不少但以此立教其流弊更甚於助長蓋從

來放達之士自外禮教皆認虛無自然為道宗故

也作法於涼其弊猶奢作法於奢弊將若何宜乎

宗其說者流弊入於散懶頹唐也必如敬勝義勝

之旨二帝三王胥此心法任天下智愚賢不肖胥

管歸一塗更無流弊這纔是皇極大中至正之理

且敬義立而不疑所行又何嘗遂心勞日拙乎陸
文安嘗謂康節只是閒道人余謂白沙亦有康節
意思

涵養箇甚須徹得本原始得

涵養須用敬這敬是吾性天真精神認不真敬字脉
路不免精神勞攘以養心者害心甚矣此是益於
程朱以居敬窮理立教自是顛撲不破而末流相沿
昧却原旨至認居敬窮理爲二事殊失孔門一貫
之旨遂至有他日王門紛紛之爭可見遵經學古
必會通古人立言本旨乃爲善繼善述不達其意

而徒兢兢門戶之守循迹摸象無論空言虛爭不
足光昭前烈卽踐履敦篤遵守謹嚴亦終屬舉一
廢百一再世必至盡背原旨

答人

道只是一箇道但人見有偏全耳二氏未始非道然
亦只見得一邊而世之無識者遂以其言性之微
眇至抗衡於吾道嗚呼此不惟未嘗徹吾道之大
全抑且未洞二氏之底裏故余嘗云不窮盡二氏
之旨不知吾道之大

答人

真靜無靜無動單以靜立宗末流必至遺棄事物
故靜之一字可爲喜動者對症之藥不可爲立教

之宗答人

有一人不可納於範圍有一事不可納於範圍有一時不可納於範圍便不可以經世立教修道之謂教道不可須臾離故教亦不可須臾離大學明新至善之旨全體大用本體工夫中正圓滿毫無疵漏學問宗旨至矣盡矣無以加矣舍此而標宗立旨諸儒之勝心也孔子曰今用之吾從周吾於學亦曰宗孔孟而已

真知實踐古人雖並舉而言然實一體相成有真知乃能實踐惟實踐乃為真知

我不知所謂道亦不知所謂學道但覺此心稍有一毫不順其天則處便不安便不肯任情行將去

靜觀天地之運萬古只一氣流行而人居其中生生化化至壽者不過百歲其下大半五六十甚者襁褓孩提而已風漚起沒於洪池須臾萬變全無實義為人須是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而鬼神合吉凶乃能同壽太虛始不枉生世一場苟其不然無論尋常庸碌卽功名富貴烜燿當世亦卒與草木併腐書壁然不亦歎於莫歸哉天地萬物皆吾一體有一毫自私自利之意便是於

豐川全集卷之三
六一身自生支離西銘備發此義學者能熟味而默
體之到得能見其大意時自然不忍度外漠視萬
物然其不然無倫不察其心也當貴以觀
吾欲天下同歸於善以成道同壽太亟故不致主冊
功何必自己立吾欲諸公皆功被當世名何必自己
成吾欲吾黨皆流芳萬年以成其德此成與萬變
千休千處得白沙先生得力語吾以為中間不無語
詰言未融之病吾儒盡性至命之學非可以休言書
曰雖休勿休念茲在茲之學不可不致其誠去知
欲水放手四海須挾求源泉源泉既出自然不含書

大夜縱今日不能至海他日自有至海之時故為學
誠探本窮原自有會極歸極之日不可見小欲速
戒慎恐懼即春風浴詠之機不外是敬而拘苦樂而
放蕩者皆非也然非與知道者語則惑矣
但不起爐作竈便自天平地成故知天地同流只此
一念無欲真機

所過者化由於所存者神然唯所過者化乃見所存
者神亦惟即存為過即神而化體用一原顯微無
間
後世皆以私為心故無好事功皆以私論人故無真

是非王道蕩蕩平平豈容人私
學者須知耻乃可進古人曰
高明日遠汗下只是
知耻耳故曰耻之於人
悔過是進德之基改過是
不敗吾知其終於下流矣

讀書須知古人命意所在不可泥文害意又須反身
實證不可靠人語言訓詁然大要在身體力行否
則終屬玩物喪志
每恨此生知學之晚獨喜此生得師之明良小於
大學之道在明新止善後之談學者吾惜之

幾曾見無志者能成得大人物又幾曾見有志者不
能成得大人物故學莫先於辨志莫貴於立志莫
要於定志

學者須是志勝氣氣一勝志則千病萬漏皆生矣
與後生言須警發其正志然後生如何便辨得正志
須開發其正知覺始得故道脉不明自修則悞已
教人則悞人
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非知性者不能言其義非盡性
者不能臻其境
真樂不假於物不改於物非知道者不能知之

吾於朋友言苟實見爲是不忍一毫游移摸稜其間
寧使人謂我爲蕙爲愚不欲自處於佞於順非逢
大迎不吹竅試小財非吹卦卷不強言其義非盡其
吾於論人不敢泛然褒貶必實見其精神意向之所
在
不知性而學收心如縛猿守柱
先立乎其大如何爲大如何樣立心之官則思如何
樣思這裏須識得天則始得

只有所向便是欲明道不足異只有所見便是妄心
齋已見到這個田地一鹽丁如此宜當時有天挺

人豪之目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原是聖學真脉初學舍此更無
準極故昔人謂孔子十五志學卽是志從心不踰
矩之學蓋志學與從心不踰工候有生熟安勉却
非各自爲脉也學者須從此下手始有會歸之日
斷不可別尋路徑適燕南轍終無至燕之期答人
存心有一毫自爲之意則私小學問有一毫爲人之
意則浮僞

知過必改不可因循因循便日流於污下
天下惟自私自用之人不可救藥

見朋友有過必須規勸不可顧惜嫌怨但須婉順耳
若存顧惜嫌怨心這便是自己私小處曾子曰爲
人謀而不忠乎寧人負我毋我負人

友之過卽吾過何可隨順友之善卽吾善何可忌嫉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與同類一切呼吸痛
痒相關

信今不如信古讀詩還以從序爲當信古不如信理
讀書正須今古兼取易之序卦正文王所以衍周
易之妙旨也不知歐陽公如何疑而不信此
戴記雖雜出漢儒之手然先王之禮意時於其中存

焉吾擇其善者從之而已

周禮先王經世之大經大法時代遷移政因俗革調
規制不合於今則可謂不善於古則不可謂漢儒
有附會則可謂全出新莽之僞托則不可謂非
周禮一書周之政也而曰禮可見先王一切綱紀制
度皆根天理順人情而不可妄意增損者故能施
之四海而當垂之萬世而準上下和平神人無怨
後世張施措注悉由私意故極其設施粗安小康
則易時雍風動則難

易艮之彖傳曰艮止也止其所也時行則行時止則

止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易之大致其蔽於斯乎乾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學易之道其蔽於斯乎吾於易終身用之不盡終身學之不盡也

書曰古聖帝明王賢臣良佐經世理物實事而諄諄言欽言敬言仁言誠可以見古帝王之心傳矣後世不知欽敬仁誠爲何事一切政教設施無非作好作惡之私如何能皇建其極皇極不建如何能使人會極歸極遵道遵路故漢祖唐宗極其智力雖臻驩虞小康之薄效終愧一道同風之盛規

聖賢經書豈可不讀但教他讀時要知宗旨知會通知反身實踐耳究之至德要道盡在經書中也王夫原不在陳編之言雖探本之論亦未免矯枉過直

學不見道只是蔽於欲耳不可徒罪氣質

心敬之名先君所命余每顧名思義輒自惕然先君雖蚤逝不啻終身耳提而面命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豈獨生育之恩

熟讀孟子乃見後世論學有多少粘牙嚼舌處今日焉得天生豪傑更掃浮雲

每讀韓文至三上宰相書輒爲忿赧古之學者學至
而君求未聞枉已而求人者也出處人生大致柰
何苟且

打透名利關便是八分人非知道者不能爲此言
謝上蔡邵伯温甚有骨力不以非分之富貴撓其中
有益名教不小畢竟是習聞父師道誼之訓乃能
如此程邵諸公振興名教真有砥柱狂瀾之功
學道不是說要將來作聖作賢只是做這人便合盡
這心一刻不如此便曠心職便失人道孔子曰罔
之生也幸而免蓋罔而生僅與蟻虫草木同存瞬

息而已

此理非由外鑠何待幫補一切聖賢立言垂訓只教
人還他固有天則事否限人豈肯求人奈何以
道只是一箇道人之見解不無偏全淺深遂有三教
九流之異故學問致知爲要然學絕道喪爲日已
久初學如何便解致知須懇求真師友指點乃可
百工技藝皆有師求道而不求師猶欲其入而閉之
門也然非真有爲道之心則雖遇真師友而不知
親或親之而不盡信與不遇等耳故欲親賢取益
須辦一副真心乃可

羅近溪先生求道時處處叅訪虛心請益庶幾古人
詢於芻蕘心行

此心無欲時看是甚麼氣象
天行乾健聖心兢業孜孜翼故聖人與天合德
此心有安頓消熬不下處不可尋對治法須扶求其
本原所在

道生人之本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在此學道正是要
做生人正經分內事否則人理有虧人奈何以此
笑人而學者又奈何懼人之笑惟夫徒驚虛聲而
不知實踐此則穿窬之流縱人不笑所宜自慚

司馬溫公曰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有不可對
人言者余則謂平生毫無及人者但知耻一節差
不敢後於人耳

今人每言人非聖人孰能無過此不惟開自己方便
門亦非深知聖者改過不吝正成湯聖敬日躋之
學益正惟聖人乃見得自己時時有過乃見過卽
改不吝於改耳初非以無過爲聖也

學道不可有揀擇境遇閒忙心一擇境便精神有不
貫之處

洒掃應對之間皆精義入神之處天下何地可容浪

過

非時時有虛生浪死之懼必不知光陰之可惜

世事妨學非知道之言艱難盤錯中正可煅煉真精

神增益真識力

舜說禹教諸聖賢皆從動心忍性中成就可見艱難

正進德之地豈特無妨於進德

騏驥驪駟歷險阻如歷平地吾輩遇逆境只可自盡

不可罪境

周子主靜立極之旨乃靜定動定之義初非坐禪入

定也錯認脉路必至差入鬼窟

無欲自靜論甚有事無事無一人可以致學之義其

孝感楊耻庵先生有言體用一源若過拙無用止級

學誤不關才短濂洛關閩後更未見此等議論楚

中有此豪傑惜未見其全書也

良心上過不去處便不可爲不求良文必無志於大

平日工夫不得力遇事便亂不覺致致不暇此自

見不徹孟子道性善之旨見解終不實與然則致致

從古無不學而成之聖人吾輩奈何以姿質自諉甘

心下流

百年易過此身不再大丈夫須使此身爲宇宙學術

世道不可一日無之身乃足結果堂堂七尺之軀
讀古人書以資踐履為本徒說徒講如瞽誦詩雖博
奚益

王文成公曰為仁由己固非他人所能與然切磋鼓
舞之益何可一日無學者不從經歷過不知此言
之親切有味吾輩學道而不求良友必無志於大
成者也大成焉有不需良友者

豈必甘心暴棄然後為自賊苟不以聖人之事責諸
己不以聖人之心存諸己便於人道有虧
人能辨得無一事無一時無一人可以廢學之義其

大於人道思過半矣

誠偽兩字非特人品邪正之關直是人禽生死之關
無源之水必涸無本之學焉得久而不變
縱學聖人之學而心不真便是偽學但有同乎流俗
五之心便是俗學

急迫最害道變急迫為和平此惟天下之大勇者能
之吾於此道學之而未能也

令人每每謂世道險窄不知世道險窄吾若以寬平
心處之則無處不寬平蓋人到得此心寬平時平
心觀理却見得世界本自寬平吾惟以險窄處之

故處處見得無非險窄是世界之寬平險窄總關
吾心不在世界然所謂寬平者却非排遣所能湊
泊得來所謂險窄者却非寬解所能消除得去此
須有無入而不自得之學乃可故曰君子無入而
不自得正以無入而不學也答人正已而無求於人正字工夫甚長甚深甚細膩六經
四子發揮此二字不能盡所謂語其極雖堯舜孔
子之心其猶病諸者也如今時訓詁家所解稍知
反已守分者能之

大賢吾師小賢吾友不如我者師吾事吾此皆天理
之自然今人於賢者耻於謙下於不賢者反偽爲
謙恭增虛長偽賊德害義莫此爲甚舉世相沿雖
名儒不免良可嘆息答人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豐川全集卷之四

存省錄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並校

同學諸子參閱

語錄下

無萬物一體之意成就不得一身無萬世一家之意

成就不得一世

無名節則無道德欲使此身不愧聖賢道德之身須

使此身一毫不可做敗名墮節之行方圓外無規

矩規矩外又焉有方圓

一向忙迫可笑總是涵養不力之過

延平先生不爲高遠之言却句句耐人咀嚼亦可謂
言近指遠已
與人相忤未盡世人不容我輩之過多是自己有過
當之行矯情之言或是不近人情此處正須自反
未可咎人

閱歷艱苦一番方進一格可見人生安常處順非好
消息
從心意隱約牽纏處一刀兩段切莫麻斷絲連久之
絲毫頭繫縛住我充天塞地之氣

無用閒言語一字不可留扶世立教之論不主張自
我輩而誰責

學得參天贊地之學方可言有天地不可無人
孔孟論人皆就血脉上評品後世論人只在形跡上
推索故近來史評中是非得失不足爲其人功罪
者極多學者欲論世知人須有窮理知言之學然
後不至隨聲附和
可嘆吾輩將充天塞地之靈靈用在豆區釜鍾間
余每讀象山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之語
輒爲汗下沾襟

門戶之爭世儒之隘也門戶之護世儒之陋也斯道
余大公長短是非自有定理至當則法失中則偏爭
百之固非護亦未爲是也

平必論理前人可法可戒處自在以意見爲是非卽

不免從違俱失

答人

我輩生後世以論古人取長略短豈不吾道大公

答人

文章性道本自一貫博文約禮亦非二候大學窮新
學兼舉中庸道教合修總之無體不立無用不達無
真本體則工夫亦並不真無實工夫則本體亦並
不實朱陸薛王因其性之所近又或緣當時流弊

不同故重內重外意各不齊詳體詳用旨各不一
然要之合來皆吾道統貫之章條分之亦吾道應
有之脈絡但其見解造詣微有偏全淺深之殊故
其末流之弊亦微有多寡大小之異初非如吾儒
二氏判然邪正之迥別也吾輩於四先生只宜取
其長而畧其短鑒其偏而圖其全何得輒分門戶
彼此攻擊近來尊朱薛者闢陸王尊陸王者闢朱
薛爭門競戶不惟割裂吾道之大全亦且大悖四
先生原旨後世學術可謂有門戶而無宗傳
如何一絲毫遂將人牽滯得定豈可不一刀兩段

吾道自足有明隆萬間諸公往往混禪入儒自甘不
足耳此識見不徹之過未可徒罪其敢於撤藩籬
也蓋諸公皆以統一三教爲大耳龍溪論心病處細入秋毫更無含糊由此老在此處
龍溪論心病處細入秋毫更無含糊由此老在此處
體勘得久故耳獨其於道脉不無毫釐千里之差
則當時師友之信心師心太過切磨講究之益少
耳此病之根陽明先生不能辭其責答人
世網看不破終不超脫世念放不下終不長進
自己一副心誰使我東馳西奔豈可不自愧自奮
遇事便亂我知其定非真定

卽事卽心卽理卽禮此處分不得內外本
末以禮爲忠信之薄與世儒外心而言禮外禮而
言心其爲不知禮一也答人

雖日用微小事古聖賢俱以全副精神應之
不可放過一人一事絲毫滲漏生機便不圓滿
吾心無欲時天地萬物各適其適答人
見不盡性之全體必於欲之藩籬不能盡徹於欲之
藩籬不能盡徹亦終無見於性之本體人
只盡性便能至命學盡性而不能至命必認識神爲
性也

日用間無心理融洽之意縱窮盡天下理亦只是口
只耳意見之學命途盡道亦道至命必結精確
遇明師良友消多少偷惰心尋師求友真人生第一
良夫事
一念還真與天爲徒故學問以無欲爲做人根本
君如堯舜臣皆禹皋世濟雍動而吾生其際得孔孟
曾思爲之師友麗澤切磨於清幽閑曠之所優游
浸涵乎詩書六藝之中則吾願足矣

任世人聰明智巧到生地上這機械絲毫期不着口
見小欲速終不成大器故曾子調士不可不弘毅本
勢位所以廣道道中無有勢位
用志不紛乃凝於神神不凝則性不能定心行必有
滲漏處然志不端則氣不能翕聚精神必有紛擾
處

古之學者皆是爲自己身心性命而學初不爲名譽
富貴起見

從善如適康莊改過如除糞穢懲忿如摧山室慾如
塞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仁爲己任死而後
已書壁

悔過自新是學問真切脉路能實實落落從此做去

自然日進於高明故二曲夫子常拈此四字以教
學者然須知得道乃能知過改過脫然自新否則
終屬補東漏西

人生學問出處苟可自信不必以他人之毀譽為欣
戚得失非是調清議不足恤蓋學問出處如人飲
水冷煖自知苟不信心信理而但以人言為喜怒
從違則舍己徇人便非君子為己之學

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德然溺而無節却是以聞
見汨天常

修名者志不實逃禪者見不實但患無德何憂無名

吾道自足何俟旁求

性善無欲之旨非深造自得者見不盡
戒慎恐懼是本原工夫分不得動靜以本原無動靜
也

道不可須臾離故體道之功亦不可離於須臾如雞
抱卵如龍養珠用志不分乃無滲漏
仲弓簡默曾子篤實濂溪淡朴皆疑道之器學者須
識此風味

學者冗葛最害事張皇亦最害事不激不隨克剛克
柔非知道者其孰能與於斯

學問能知張皇害事則可與適道矣

先正謂見大則無才可矜此言最有味蓋學問到得能見其大時自知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堯舜事業只是本分事矧區區才藝技能乎之器也蓋其淡薄寧靜非惟凝道之要亦是養身之本但吾儒非爲養身而後如此此義利公私之辨古之學者進爲有序先後本末秩然不紊先孝弟謹信而後學文先志道據德依仁而後游藝故能有始有卒德成才達今人都倒做了昧却本根掇拾標末故竭終身之功卒於斯道無聞

認得學字真頭腦工夫自然的切

狂狷雖有顯過而心真鄉愿雖無顯過而行僞真僞之間上達下達之分君子小人之判人禽生死之關也故夫子思狂狷而賊鄉愿

理欲不並行義利不兩存君子小人不共途如山谷之爲高爲卑登乎山則在高墜於谷則陷卑一毫不可假借學者須是打疊心地令乾淨皎潔如皓月當空纖塵不染乃歪陷入小人之途

曾子曰仁以爲己任蓋這擔子原是我身上推謝不得的又曰死而後已蓋這條路原是我終身行走

豐川全集卷之四
不盡的見小欲速之人如何可以載道故士貴弘毅

做人不掩失護短縱有小過不害其為真人

雖目不識一字之人但能不入鄉愿巢窟便是真男子大丈夫孔顏思孟路上人

從古聖賢立身行己都在血脉上做故任止語默各隨其時不立成心不執已見不泥舊迹如造物之無心而春夏秋冬順運而行故伯禘之清不踐伊尹之迹柳下惠之和不踐伯夸之跡及孔子出來仍與時消息不踐三子之跡令人要做人時先揀

一個古人中有名頭的好樣子步趨繩尺不敢差越門面上稍一不合自己便以為不合古人家法論者亦便以泛駕責之一切皆是摹迹做象那裏知有血脉後世規矩愈嚴而人品日偽職此之故

答人

孟子求放心三字括盡千古學問要領二曲夫子反身二字括盡千古讀書要領

孔子曰志於道學者志必在道而後此心可對天日可質鬼神不愧屋漏不愧鬚眉

儉者富國之本故漢文景之世貫朽粟紅明者成功

之原故唐貞觀之間吏清民安斷者舉政之要故
明洪永之際令行禁止

明道謂有天德然後可語王道世儒不知天德爲何
物開口侈談王道不知既無天德縱事事傍依三
代到底打不出管商巢臼
王文中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拘其方古今無善政
荆公膠柱而鼓瑟焉得不壞人國事
能使吾之一身五官四肢各得其正者便能經濟萬
物使各得其正能使吾之一家內外大小上下各
得其宜者便能康濟四海使各得其宜

眞經濟不論大小不拘衆寡不限貴賤天子經濟天
下諸侯經濟一國士大夫經濟一邑庶人未嘗不
可經濟一家一身蓋所謂經者經理之使得宜所
謂濟者康濟之使得所也吾輩誠能處身處家發
之心而當理施之事而合義達之人而偕宜雖一
身一家俱是五帝三王經濟參贊之業至其功施
勲名之大小遠近則視其才之短長遇之隆污
近時學者見上蔡說惺惺亦說惺惺見紫陽說提起
放下亦說提起放下及說到上蔡識仁之旨紫陽
明善之義却又全不理會不知未明識仁之旨而

說惺惺未達明善之義而說提起放下皆是游談
無根至於以紫陽之提起放下爲切實以上蔡之
惺惺涉虛寂又屬痴人說夢路人以爲切實而
仁人心也韓子專以博愛爲仁豈不謬以千里
學問不求信心追逐時好莊子所謂天刑之民也終
身桎梏而已

吾儒於斯道縱見到孔孟田地縱做到孔孟田地也
只是分內事有甚可矜鶩湖之會朱陸泛舟樂曰
自有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三公
當世大儒到這裏便按納降伏不住不覺矜心萌

矣可見涵養最難

朋友論學最忌附會無極之辨彼此異見此正宜虛
心商確彼此取益時也乃二公俱以勝氣臨之不
惟無益竟成爭端至今讀其往還之書猶令人爲
之短氣

明道先生於孔門求仁之旨見得盡故諄諄以識仁
爲學者勸當時如游揚呂謝諸公雖其議論不足
以盡仁道之大全亦自針針見血蓋以曾經明道
親傳口授故也學者欲遊程門之的傳者苟不能
遽了然於明道之言當於諸公之言體認之自能

循流而會源也再傳而為豫章三傳而為延平亦
尚不失伊洛嫡派答人

龜山先生能與牧童野老為延平先生居鄉數十年
人無知者這些意氣最好近時學者罕知此味只
明朝諸儒薛文清先生可謂力行近仁陳白沙先生
可謂貞而不諂章文懿先生可謂仁而不妄王文
成先生可謂狂者進取斐然成章高忠憲先生可
謂篤信好學守死善道顧涇陽先生可謂仁為已
任馮恭定先生可謂閑先聖之道羅文恭先生可
謂狷者不為他如月川敬齋涇野雲浦諸公恪慎

敦篤蹈矩循規雖無廓清聖道之功猶自不失為
忠信誠確之士

呂新吾先生熱心長才吾道中有實用之人有明中
州講學諸公皆推此公為最

心外無道世儒言道諱言心不知將何在道
心一也將心觀心猶如頭上安頭此謂藥還為病然
初學未知心為何物苟非由此下手終無見心之
期故先輩自伊川先生而後多教人靜坐觀心益
未悟時即病為藥病去藥已則待人自悟耳答人
無不愧屋漏工夫做不得經綸參贊事業

學者但有高人一等心便不是宇宙內一切人所可
爲事原是人所當爲事以分內所當爲者爲之亦
只是吾輩本等且斯道所在何處可着此高字
世俗人之過或是失悞我輩之過多是故犯失悞之
罪小故犯之罪大
有過不改掩覆蓋藏是自欺也自欺之人不可救藥
舜跖之分只在利善之間可見一念之機其幾甚微
其關甚大吾輩須時時自勘自認
學者終身學問事功所到全視其志此志苟立何地
不可到明道自十五六時便有志學聖人後來畢

竟德器可比顏子范文正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
爲已任後來畢竟有那光明俊偉功業可見學者
終身無所成就只是志不真切
看得敬字透徹工夫在是本體卽在是謂之敬固可
謂之樂亦可近時學者皆喜言樂而諱言敬以爲
持敬則失於把捉有乖本來虛圓之體此不惟失
敬字本面並不知樂字真脈殊可怪也
會得時古人萬化生身宇宙在手之言只是兩句本
不分話不悟則便覺驚天動地矣
不爲聚則不能發散靜坐乃爲聚法也然會得時不

惟靜坐爲翕聚執事敬與人忠俱翕聚法

不可以好名之嫌而阻爲善之心然名心却不可有
爲名爲善雖善亦私

談學者十而打過利關者十不得一學道者百而打
過名關者百不得一絲流注萬紉纏縛大丈夫
須一刀兩段

了徹也透也了道者透徹此道體非了得更不用工
之謂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道而可了其於道也
必不了矣每笑世人開口欣艷了道謂了得後便
可撒手游行更不事事真是癡人笑對也然于字

原本禪家吾儒從不用此義各有歸言各有體滿
足沾裳殊破藩籬君子出言立訓當爲世程豈可
不知忌諱答人

二氏不可謂之不知道却不可謂之知聖人之教然
教者修道之謂離教亦更無所謂道旣不知教卽
所謂道者亦非從前極喜龍溪先生連日却見得
此老見解未透由其以合一三教爲大故知其未
盡吾道之全量而尚囿於二氏見解之內也答人

佛氏以出離生死爲極則吾儒崇二氏之學者亦以
出離生死爲極則不知此見一萌蚤已浮沉生死

中矣千載迷關相沿不解良可浩嘆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吾儒只是這簡易平常道理盡
二氏伎倆到這裏一字用不着一切打不出

周子謂一部華嚴不如讀一艮卦這是此老透頂之
言非與佛氏角勝之說明明朝諸儒見至此者絕少
六經如萬里終南寶藏財貨無一不備學者不知從
此探討蘊奧却向二氏語言中採取一言半偈以
爲勝義真是拋却自家無盡藏緣門持鉢效貧兒
也

佛氏自有其長而世之譏之者過當自有其短而世
之譽之者過當其長也自彼之長而吾長之其短
也實彼之短而不知其爲短皆盲人摸象之見故
不唯毀者非佛氏所畏卽其譽者亦非佛氏所喜
直須從命意原頭處致詰立教原頭處理會則長
短盡見矣然非實知大道爲公之義則亦徒爭閒
氣耳

答人

古者曠達之士每以爲百年易過且須自適其適或
雷情山水園林或寄意詩文杯酒固視繫戀富貴
名利者爲優然皆是有待之物一不得則違其好
矣違其好則其心仍苦其視貪着名利富貴者清

濁又何能以寸也學者須是知自性自天之樂乃
能隨寓而安無適不適答人君子作事謀始出言稽獎始之不慎後悔何及
衣食養生之具自不可缺但衣食足養口體足矣窮
奢極靡豈唯耗財損福亦且多欲敗志貪求喪德
人生百年不再之身砥德礪業尚愁不副人理與
草木同腐何苦以數疋肉幾件衣喪人品壞心術
答人甘得淡薄者其人可以砥礪廉隅耻爲不義者其人
可以砥柱流俗朝廷忠義之臣斷在骨鯁之士

物一體之人乃立生民之命源深流長本固末茂
觀人論人取人須究其精神命脉一言一行不足
定人夫亦官其善則非其人亦非其善也作事當論理之是非不可但計較利害毀譽
不論理之當行不當行而但論成敗得失此皆後世
道誼不明議論無根之弊近來史評中此類最多
極壞人心術必如孔子觀過知人孟子論世知人
乃爲血脉之談則其人脈而脈以變于之必變用流俗醜正雖屬常情然銅山東傾而洛鐘西應天下
事感於此必通於彼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故

君子遇毀譽之來只可自責己之未善不可盡責
流人之忌刻

以治國之道治家則家人和而肅以愛子之心愛民
則百姓尊而親易家人之初爻曰閑有家悔亡和
而肅之謂也詩南山之三章曰樂只君子民之父
母尊而親之謂也

真心愛民何患無善政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
不遠矣作官無善政非屬才短亦非盡時之難為
只是無愛民如子之心耳
教子弟須培其忠厚禮義之心不可教之以狡猾豪

放之行嘗見富貴家以子弟伶俐豪華為利器自
喜自幸且或面誇之略不教之以忠信謹飭此以
毒藥與兒食也其不中壽而喪生者幾希

司馬溫公家訓嚴而肅陸氏家訓整而通肅則體立
通則用行吾其兼取乎然必本之以高忠憲家訓
則家道之元氣永保高氏家訓吾其以為教家根
柢乎其他家訓家規亦不廢參酌也

以讓處事則無爭甲子爭庄之事至今深悔之以正
已無求存心則寡怨近日自反一着殊得力也亦
交人須交忠厚之人其人忠厚則存心行事與夫為

人謀者皆忠厚之意吾與之交暗享其忠厚之益而不覺與之俱忠厚矣與刻薄人交卽忠厚者亦或不免漸染於刻薄故擇友不可不慎爲子弟擇友更不可不慎也
不從經歷過不知友直諒多聞之益
昔人皆謂井田不復則民無恒產貧富不均天下終不大治此誠探本之論然在後世井田其終不易復乎幅員日廣守令轉遷封建旣難井田豈易已矣乎張子之言余未敢信其能行也卽唐租庸調之制亦且成大夏之冬矣

讀名臣奏議錄

兵制古今皆有弊而近世則更甚蓋兵民文武迥分文不知兵武不知學故文士迂拙而無用武夫悍暴而難用幸逢君明運昌則粗獲治平一遇事變迂者旣不可用而悍者又不爲我用此唐宋以來所以國勢易弱而易衰也顧兵民合則原於井田井田不可復則兵民終不可合其惟有文武相合一着乎然其機緘在銓舉而原本則係學校苟不變教士取士之法則亦終不能收長才通儒之效

讀文獻

通考錄

明道程先生十疏粹然王佐之言推而行之聖聖相

繼五六十年可使世躋平康

節用一着不惟樽已裕民保固天下元氣之本務實人君養德養福之要義燕翼子孫之良謀三代而下漢文庶幾於聖乎知節用而愛人之道者也

作官一廉便有許多好事功朝廷一儉便爲生民造無窮福亦便爲子孫留無窮福

官方貪穢責監司然君其源也源清則流自清源之不清雖嚴刑重誅弊終不止

治天下如醫道無不可用之方無執着一定之方道

由世變政由俗革因革損益與時宜之後儒論治皆不免膠柱鼓瑟

人存則政舉故治天下以修君身求賢才爲第一義蕭何非良相大臣者以道事君大人者格君心之非何爲漢高宮未央宮殿導君於奢華他日武帝宮室臺榭之侈未必非何基之就當時諸臣而言何過少功多就萬世大臣而論吾以爲何功不敵過古者教胄子之法世子與公侯卿士之子下至庶人之俊秀入學尚齒崇德習藝尊師重道初不以等威自異蓋世子者將來之君不患其不尊不貴而

患其驕戾傲虐欲其將來知爲人君爲人父之道
故先教之以爲人臣爲人子之禮所以養其德而
導之善也及其踐位又前後左右之師保凝丞弼
輔其間故其德易成而習易正然猶有敗度縱欲
者後世誰爲厲階乃爲尊崇之說使世子幼不知
入學尚齒之義道義德禮之教雖保傅賓師官僚
備具亦不過苟備員位而已其實師道不尊不足
動其尊嚴之意雖時有講說不過敷衍章句虛文
泛說而已其實師教不行亦不足開發其德性之
良不尊則不畏不畏則不聽夫其不畏不聽也傲

慢自恣何所不至哉不足發其德性之良則不知
善之可爲義之可樂其縱欲敗度抑又何所不至
哉驕惰之氣既習與性成及踐天子位勢無不行
力無不從其荒淫暴虐也亦又何所不至哉故後
世賢君少而昏主多匪盡由氣運衰薄良由儲教
之法不立崇驕太過敗壞其氣習之過也今觀富
豪之家恒出驕子而禮教之門代多良士亦可槩
見矣嗟呼一人元良萬國以貞世子國之元良奈
何以尊崇之者害之故人君燕翼詒謀必以教世
子爲第一義而教世子之法必以賈太傅程伊川

二公之說為第一義匪是吾未見其可也 答人

後世教胄之道不明世子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寺人
女子之手不知道義不知世故不知稼穡民事之
艱難聖人之資僅能做箇賢王賢人之資僅能做
箇中主中人則未有不入於昏矣甚且時有賢而
昏者千載逃轍窮而不變可憫可惜 真由謝
世無不為其說者果以此為可也不至於姑
姑謂之除君醫與世及天士山樓無不
善之可為善之可樂其辨於世則又何必不至
對自恣可也不至於不至於其與世之與世不

豐川全集卷之五

存省錄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並校

同學諸子 參閱

侍側紀聞一

或問學王子曰子何學之問也或曰學不同乎曰侈
聞見競詞章謏聞動眾而無益於世道人心之數
者細人之學也內成已外成物詣深造極而統貫
乎天德王道之全者大人之學也或曰請問大人
之學曰明德以立體所以內而成已也新民以達

用所以外而成物也止至善以要歸所以融天德
王道於一貫而德盛化神也先師之遺矩載諸大
學者爲綦詳可考而知可踐而履也或曰大則大
矣其如無與逢時何曰國家設學校師儒以教士
三年而大比以試之六經四子之義旨在焉古典
時務之要領在焉其羅而得之也高爵以官之大
祿以養之豈徒然哉期得體立用達之真儒濟國
家安生民耳子患體之不能立無患時之不與汝
體也患用之不能達無患時之不與汝用也或曰
然則其學之也奈何曰學而思思而學得其意通

其變考之古者可用於今斯今古一矣言之曰者
可施諸行斯言行一矣如此乎幼而學也卽如此
乎壯而行如此乎坐而言也卽如此作而行六經
四子卽吾已試之言也表判論策卽吾適用之符
也何有乎古之戾時又何有乎言之難行哉
或問天地之性何以人爲貴曰貴以仁也曰仁何以
貴曰統四端兼萬善仁也人則然矣物無是不亦
仁之貴而人爲貴乎由是之焉而奠民生育萬物
仁也人則然矣物無是不亦仁之貴而人爲貴乎
由是之焉而參天地贊化育仁也人則然矣物無

是不亦仁之貴而人爲貴乎孔孟而後明道橫渠
之原仁爲獨備而明爲貴之義至切也然則學之
有要乎曰誠爲要而明其始事乎故中庸謂君子
誠之爲貴而不明乎善不誠乎身也然則明誠之
功可得聞乎曰六經四子備言之明道橫渠暢言
之而中庸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則言明爲詳也
中庸之篤行則言誠爲實也

或問主靜主敬之旨周程各有分主矣不知孰爲無
弊王子曰心一也不亂之謂靜不懈之謂敬非不
懈也能無亂乎非不亂也能無懈乎敬者靜之真

精神靜者敬之真體段吾見其一貫矣未見其孰
弊也必也持世教者防流弊敬其尚乎

無妄心者無妄行然自信其無妄而任心以行妄將
不免矣故君子有正心誠意之學有格物致知之

學功

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先師之訓
斯其至矣詳知而畧行重行而輕知吾見其弊也
雖然工夫所以全本體也言學聚而不知所聚何
事言問辨而不知所辨何理言寬居而不知所居
何旨言仁行而不知所行何歸微特寡實功也精

神散於馳騫矣故先師四之之本義宜體認的切也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以禮則內外交養

矣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則本末兼該矣

德於是乎成學於是乎全也

率性之謂道非率性不可言道也修道之謂教非修

道不可言教也

致虛守寂有似尊德性矣而究非道問學之實功博

學審問所以道問學也而須歸尊德性之本旨以

德性為本體以問學為工夫夫然後道始凝耳後

之論學者紛紛乎本體工夫之互有輕重詳畧也

其於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道中庸溫故知新敦

厚崇禮割裂而疆界之矣道焉得凝哉

誠者天之道君子由致曲而至誠也人而一天矣故

君子不患知之不生行之不安而患誠之不至不

患誠之不至而患功之不實

無極太極而二儀五行生生不已焉聖人定之以仁義

中正而主靜以立人極則全體太極矣烏有不孜

孜乎正三綱敘九疇殷殷乎民胞物與皞皞乎黎

民於變萬彙時若歟

有羞惡之心者可以事大君有惻隱之心者可以蒞
 小民有是非之心者可以論古人有恭敬之心者
 可以接今人無羞惡之心而事君食其祿擔其爵
 國計民生曾無補益而不知耻也則鄙夫矣無惻
 隱之心而蒞小民冒名曰父冒名曰母損下益上
 瘠民肥己民曰困曰苦而不知恤也則殘人矣無
 是非之心而論古人真偽不分偏全不辨古人為
 我屈我為古人愚而不能察也則懵懂畢世矣無
 恭敬之心而接今人在我上者不知承在我下者
 不知待倨其容傲其氣行同蓬篚而不知變易也

則耻辱怨惡終身矣或曰子之言四端也得毋累
 孟子之旨乎曰言各有當也然安在非源淵於孟
 子之旨者
 以言動民未若以身動民之實也以行服民未若以
 情服民之神也或曰情其能喻乎曰至愚者民也
 至神者即民君之身民之表君之神即民之神也
 不動而敬不言民敬而民孚於敬矣不言而信不
 言民信而民孚於信矣義以為質不求用情於我
 而民情於我乎用矣神應斯孚神孚自應為政以
 德之所以無為而天下歸不顯惟德之所以篤恭

而天下平也文誥刑威徒革面之具耳且有不能
革面者

明道先生有言天下非誠不動非才不治其內聖外
王一貫之旨乎無是具不能爲是言也得君行道
天下其庶幾乎而不假以大位又不假之長年昊
天之無意於斯世斯民也如是夫

禮陶民心非度數之謂也樂淑民情非聲容之謂也
王者中和之德孚於度數聲容之先中和之教浹
於庶數聲容之外而中和之氣寓於度數聲容之
中故天下皆回心嚮道風移俗易也後之言禮樂

者度數而已聲容而已無得乎其先無通乎其外
無見乎其中孰與達禮樂之義哉卽尚禮樂者亦
然雖周官周禮咸英韶濩文具耳何與平時雍風
動哉

大禮同天地之節大樂同天地之和王者中和之教
直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矣安得不曲成萬物而
不遺哉然非王者中和備美至德之光與天地同
德也禮豈易言同天地之節樂豈易言同天地之
和者故天德者王道之淵源也離之則不得中味
本大中之德而爲禮以陶民民斯範於道之矩矣本

豐川全集卷之五
太和之德而爲樂以淑民民斯適於道之路矣禮
樂者先王所由納民於由道之途而至德之中和
允先王默孚斯民於由道之途而令其回心向道
安處不變也匪是民無孚志而禮樂徒然矣
服勞奉養未若承顏順志也承顏順志未若諭親於
大道也必也達孝其善繼善述乎必也大孝其立身
行道顯親揚名乎

有思貽父母令名必果之心而後有立身行道之學
也必實盡立身行道之義而後見思貽父母令名
之果也身之不立道之不行而日思貽令名必果

焉如匪行邁謀矣

子夏孔門文學之士也而以敦倫爲實學孔門之學
可知矣今之爲學者而知務此斯達於敦本崇實
之旨乎然不達於孔門好學獨歸顏子之旨亦無
以窮學之本探學之源也
徒試俊秀以文墨真儒亦罕矣徒試武勇於射御將
才亦罕矣試士之法不變竊恐取士不必得也生
昔民太和亦難矣人者言不必言言不必果然
取塗人而授之梓則不欲謂其敗我器也三事大夫
生民之命懸焉社稷之安危係焉取面墻之人而

授之可乎故官人必取實才而取之之法必以明

試入而對之執限不殆隨其進退器也三事大夫

昔孟子有言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

在惟大人精於義故達乎權也無精義之學而謂

信果之不必求為硜硜之小人不可得矣

吾未見溺境而不違仁者未見志仁而尚溺境者義

利不兩立理欲不並行

仁者不憂有欲則憂無欲矣夫何憂

或問定靜安慮昔人以一時俱到而節候分明解之

某終未達王子曰只此至善之機始之終之也故

到則俱到然此至善之機有始有終也故仍節候

分明四而一一而四止至善之體段符驗固如此

然惟知止之大人能至之猶之義質禮行孫出信

成之一體而相成也惟精義之君子始知之

或問喻義之解王子曰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董

子得其旨矣然必有窮理之學焉故知之深嗜之

篤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君子不器而有器使之仁君子不言而有必中之智

行而不至必其未欲行也諉之氣稟則天不受人亦

不受

有病易醫無病難醫然則不貴無病乎曰非是之謂
也謂病而曾不自知其有也子不見疑病可以悟
醫情病可以勤醫乎羣疑滿腹而自謂無疑中道
自畫而自謂不惰孔孟而在將何治之

觀四序之遞移日月之遞運而知逝者之如斯舉如
是也何獨不舍晝夜之川流哉生長天地之間日
遊大化之內滿目化機而昧之瞽其心矣故君子
知道之不可離於須臾而孜孜乎戒懼慎獨之務
虔焉

觀人於其心百不失一觀人於其行十不失一觀人
於語言文字之間得失半耳然窮理知言者觀其
言亦可得心行之邪正疎密也鑒物而黑白青赤
不分鏡本昏非物之善眩也

觀人於善惡之間君子與凡民不相遠察心源之厚
薄公私定人品之安勉真偽則非君子莫辨
行而薄君子不責其行之傷薄而責其心之不厚
文以載道謂道寓文中可也謂文即道亦可也謂能
載於是也更不可或曰韓柳歐蘇之文非道乎曰無
所不周者道也韓柳歐蘇豈能外且四子原依道

豐川全集卷之三
九
爲說惜也識不真論不中其爲言也自道其道而非六經四子之道也然則離六經四子更無載道之言乎曰前乎宋明者有王文中陸宣公後乎隋唐者有濂洛關閩河會姚涇焉其會海之四瀆朝宗之江河乎是惟慎擇而兼取之爲宜耳不取見賢而好吾見其人矣見賢思齊吾未見其人也見不賢而惡吾見其人矣見不賢而內自省吾未見其人也

或問志王子曰志伊尹之志問學曰學顏子之學或曰不幾過高乎曰不及則負生人本量也

不明不行不行不明故君子擇善而固執而無學也虛而後實無欲則明通公溥是也實而自虛見大則衷心泰富貴貧賤處之如一是一也世儒偏重虛實分心言虛實扣盤捫燭之見耳
王子讀文中子書至不雜學故明之言而嘆曰吾明則不敢信也不雜學其庶乎是以望道而趨雖不中不遠也或曰子不嘗爲詩乎曰吾於詩觸物道志而已然間一爲之也汨精役神而爲詩人則何嘗然
君子之道體用相兼君子之行經權相濟君子之學

言行相貫體用弗兼吾懼其道之入於偏畸也經
權弗濟吾懼其行之流於執方也知行弗貫吾懼
其學之落於門戶也

王子讀朱文公集至翻動冊子見前人敗闕輒起著
書之思之言喟然曰古聖賢之用心也如是夫豈
王得已哉卽此見當時譏孟子之好辯真妄語也
心易動而難靜體認無動無靜之體而存養之可也
建大功立大業非達於時勢明於人情者莫能爲故
古之成功立業者非必皆有審時達情之學也而
無不有審時達情之識然以其徒有識而無學也

故功雖成而不必後偉業雖立而不必光明建全
功立美業識其要哉學更要也書曰學於古訓乃
有獲

不以勢力之強弱爲圖報之厚薄其人可與對天地
不以一己之喜怒爲賞罰之厚薄其人可與從國
政不以小民之肥瘠易子孫之苦樂其人可與善
後世不以身家之圖謀先國家之經畫其人可與
爲人臣不以己身之進退伺朝廷之喜怒其人可
與事大君

達於家之情而後可宜家也達於鄉之情而後可睦

鄉也達於民之情而後可平治天下也故聖人以
人情爲田或曰家鄉天下可一視乎曰所好與聚
所惡勿施安有異焉豈與同體歟文喜於其人
豢雞犬者欲其無他適爲之飲食爲之棲宿雖有叱
驅無或逸矣爲民父母而衣食爲之謀無使失時
居處爲之慮無使失所雖刑之威之役之取之安
有流離乎故衣食居處聖王所以集民和衆之要
務也或曰然則教化非所重乎曰衣食足而知禮
義生養厚而知廉耻教之行皆由養之裕耳故古
之聖王以養爲教經以教爲養綿不及此國也

革弊法不如革弊人人存而弊法卽良法矣斤斤焉
革弊法不知求治人人弊而良法亦弊法也何益
於治理之數哉故古之王者寤寐求賢不啻饑渴
也也

容說者人臣固寵之術也人君而喜此則是以天下
博一笑吾惜其誤也

用喜於建事之人不如求明於處事之人喜於建事
者未必處天下之事盡當明於處事者建天下之
事而有成無敗也然用之當也爲難故國君進賢
如不得已

量才而用之智愚老幼皆可用也吾於用家人得用
國人之法焉遇功而卽賞遇過而卽懲智愚老幼
皆知奮也吾於教家人得教國人之道焉天下之
有善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治天下其知治機
之言乎郭公蹈此烏得不亡其國

開言路賞諫臣大君所以明四目達四聰也惡聞讒
言踈斥直士不旒而自蔽其目不填而自塞其耳
乎漢唐賢主不免焉安得唐虞之至隆小古
敷奏明試尚有失人之虞後世士以浮文空言應上
車之求上卽以浮文空言用天下士至舉數千里生

民之命寄之舉社稷安危之任付之噫豈古求士
之主皆智不及後王古之見用之士尚實行不及
後世之空言耶噫弊矣

或問大臣王子曰以正君安國爲己任也以天心民
命爲己責也君不堯舜也耻之民不唐虞也耻之
凜乎難進而易退也其大臣乎古之禹稷伊傅始
足當之蕭曹房杜吾不知也或曰然則蕭曹房杜
果何如人曰遭時際會得君成功亦云僅矣然道
無聞也

求治若渴不若求賢若渴之約而有要也求賢若渴

不若任賢不二之實而有功也求治不求賢其如
求治何求賢不任賢其如求賢何

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儲君國之大本也重之所以重
國家

或問治天下之道王子曰在知人在安民書有明訓
矣或曰不類書生之常談乎王子喟然曰子何異
之求也參苓朮芪豈必異味乎足補虛焉斯可矣
如必求其中君臣佐使之宜知人尤安民之君焉
待大臣以禮而恩在焉斯可矣無恩則薄元首股肱
氣不貫也待小臣以恩而禮在焉斯可矣無禮則

慢手足腹心不屬也

或問待士之法王子曰祖宗妻子蒙君恩而後感君
之仁也匏豕山桑皆君餘而後戴君之惠也苦樂
勞逸戴君恤而後銘君之慈也片長小善荷君知
而後感君之明也孔子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孟
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無厚恩
無深情爵祿章服國家公賞耳何足感司馬三升
之士而動其報禮之重哉

行而後至之速不行無望於速至也至而後知之真
不至無望於真知也然則行先知後乎曰非也知

其宜行而始行焉知其如何行而乃行焉知其如
何至而乃至焉行先乎哉然以為知與行截然分
先後也則未可一貫焉耳且夫致知之實致其知
即行也力行之原非實行即知也豈獨一貫直屬
一體特立言不得不先知耳其亦猶行道之必始
於講程乎
知之真而後能行之力知布帛之足以禦寒而後不
彈跣涉而謀所以足之地知菽粟之足以免饑而
後不避寒暑而謀所以足之也行之力而始見知
之真求布帛於千里之外而不憚跋涉惟其真知

布帛之足以禦寒也圖菽粟於終年之久而不避
寒暑惟其真知菽粟之足以免饑也行不至而田
真知真知乎哉吾不信也知不切而曰力行力行
乎哉吾不信也

人而不仁則生人而痿痺矣人而不義則衣冠而豺
虎矣人而無禮則襟裾而禽獸矣人而不智則飲
食而木石矣仁義禮智人生安樂之命之符契也
或問真知曰知性知天問實踐曰盡性至命然則不
幾於虛乎曰知忠知孝知信知別皆知性知天之
實目也盡忠盡孝克別皆盡性至命之實務

也性命而虛佛老之性命耳吾儒安有
巧言亂德小辨破義門戶裂道君子不由也
太上無爲順其自然而爲之也民茹毛也而教之庖
民衣皮也而教之蠶民知巢處也而後教之居知
男女也而後教婚嫁知畏病也而立醫藥不先時
人開以難不後時任其病是之謂無爲耳豈若所謂
一無事享者一無事事佛老出世之爲耳吾道無
此也

見不真者不可與論道行不實者不可與體道識不
全者不可與議道力不厚者不可與任道君子是
以正其識擴其識弗敢浮弗敢隘也勇其力具其
力弗敢怠弗敢懈也道舍君子其奚屬也
或問大智王子曰其小心乎或曰小心何大智之有
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不亦心之小乃所謂智之
大耶翹翹焉自高其識而謂人莫已若漫其心易
其謀臨事而輒貽敗缺焉安在其智之有乎
上有明君則下無冤民上有仁君則下無困民
文中子曰無救之國其刑必平王子曰治世以大德
耳焉取小惠以自紊其紀綱

用吏不擇而欲民之久安不可得也民之不安而欲

國之無危不可得也故小民為大君之命而擇吏為安民之本

身之病也有一臟受病然後五臟六腑因之俱病而斃及者矣甚至有一臟病亟而危至者焉從古有一方困蔽而天下因之俱動以殆國者矣甚至有一方困蔽而國即因之以亡者焉大吏數千里生民安危之寄小吏亦有里生民之寄也可漫易哉千百里之民不安何惜一吏千百里之民安矣何惜一官故有功之吏賞不可惜爵有罪之吏罰不可論時所以重民命也

以爵錫有功可矣以官酬私恩則不可更以親民之官予私人則尤不可匪其人而以生民付之是自失其民也且夫無風世之寶具而尚存日審之有冬之晦閉也而後春之發生莫過君子之厚養薄發所以蓄德也道聽塗說吾知難矣動而後悔動求無悔可也慮其悔而禁其動動卒不免也悔斯至矣且未動而時時自蹈於悔也或曰然則動求無悔之道果何如曰書不云乎慮善而動動罔不臧易不云乎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然其要在慎獨也

或問出處之道王子曰自審可也或曰不關於世乎
曰自審未嘗不視乎世也視世未嘗不在自審也
自審而我能仕焉則仕不能仕則止量而入不入
而量此自審之不關於世也我能用世世治而可
仕世亂而不可仕我不能用世世亂而不可仕即
世治而亦不可仕爲難進爲易退此關於世而亦
未嘗不在於自審也或曰吾子之不仕也何居曰
所謂不能仕耳我無用世之實具而尚有自審之
微明也

以自審爲出處之道王子曰自審可也或曰不關於世乎

